

《韩熙载夜宴图》多层窥探叙事的东方美学景观空间营造研究

陈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摘要：《韩熙载夜宴图》以其独特的“窥探式”视觉叙事结构，为当代景观设计提供了东方美学意境。本文通过剖析画作的三重“窥探”（画中人物相互凝视的情欲微观叙事、画家的全景式隐秘记录、帝王的终极政治审视），分析屏风作的时空分隔、视线引导等功能，挖掘其背后的哲学及跨媒介体系，进而将其绘画叙事语法转化为动态多感官的景观营造模式，提出“叙事廊道”的设计策略，强调从视觉游历到身体漫游的体验转换。最后，通过对比西方轴线性叙事空间梳理其在当代设计中的回响，探讨该古典艺术智慧成为特色景观设计模式的可行性，为当代空间设计注入东方人文美学内涵。

关键词：《韩熙载夜宴图》；窥探叙事；屏风；景观空间营造；东方美学

《韩熙载夜宴图》作为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之作，不仅以其精湛的人物刻画与构图技巧著称，更因其独特的创作背景而成为艺术史上广为阐释的文本，其艺术史价值历来备受推崇。这幅画作具有一个很有张力的行为，画家顾闳中受后主李煜之命潜入大臣韩熙载的府邸，暗中观察其夜宴景况，归来后“目识心记，图绘以上”。^[1]由此可见，该画因后主李煜对大臣韩熙载的猜忌与政治监视而诞生，这一独特的创作原点使其天然嵌入了“窥探”的基因，也使得画面超越了一般宴饮场景的描绘，成为一个多重视线交织、权力暗流涌动的视觉叙事场。

传统艺术史对于《韩熙载夜宴图》的研究多从图像志、色彩、构图等角度进行赏析。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触及其叙事节奏与屏风的时空分隔作用，但既往研究仍未将内生于绘画的“窥探式”叙事结构转化为具有普适性和创造力的空间设计模式。如今，当代景观设计日益超越单纯的形态塑造与功能满足，转向对空间体验、文化记忆与叙事表达的深度追求，这一转化显得尤为迫切且富有潜力。

景观设计的核心在于组织空间、引导体验与塑造意境，中国古典园林深谙“步移景异”“曲径通幽”的营造智慧，通过路径、界面、视点的精心安排，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无限的诗意与叙事可能。^[2]这种时空体验方式与长卷绘画“展卷观游”的欣赏方式有着深刻的美学同构性，二者共同体现出东方美学对时间性、序列性与暗示性的重视。因此，《韩熙载夜宴图》所蕴含的叙事机制可以为当代景观设计提供一种源自本土美学的语言与方法。

文章通过对《韩熙载夜宴图》叙事结构的深层剖析，将其内在的“窥探”机制转化为景观设计的语言与方法，为景观设计注入新的生命。这一转化要求我们不仅要解析画作“如何叙事”，更要追问其“为何如此叙事”的哲学与心理根源，并在当代设计语境中完成从视觉语言到空间模式的实践性转换，为构建具有中国美学特质的现代景观提供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陈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科艺术史研究。E-mail: 3290931351@qq.com。

1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三重窥探与叙事建构

《韩熙载夜宴图》的叙事力量根植于一个由三重“窥探”构成的，且环环相扣的权力与视线网络之中。这并非被动的看，而是一个主动的、建构性的叙事行为，每一重窥探都对应着不同的叙事主体、视角与目的，共同编织出这幅画作丰富而复杂的意义之网。

第一重窥探是画中人的相互凝视与欲望场域。这是叙事最表层的空间，也是画面内部社会关系与心理状态的直观呈现。在“听乐”“观舞”等场景中，男性宾客的目光聚焦于演奏的李姬或起舞的王屋山身上。^[3]画者以精准的笔触捕捉了这些衣着体面、举止端庄的士大夫们眼中无法掩饰的专注与欲望，这种凝视建立了一种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将女性身体物化为被观赏的客体，同时画面中也不乏角色间的相互窥看，如屏风前后男女的隔空私语、眼神交汇等，这种有限的遮掩比直接暴露更能激发暧昧的想象，构成了画面内部的情欲暗流与微观叙事。^{[4]0}画中人物通过屏风、帷帐、立柱等物件进行的窥视与互动，形成了一条条隐秘的情感线索，构成了画面内部的情欲暗流与微观叙事。这一重窥探塑造了夜宴现场真实、松弛甚至放纵的私密氛围，为整个叙事奠定了内部真相的基调。正如研究者所指，厅堂礼仪是公共的假面，而内室私宴才展露本性。



图1 “听乐”中宾客的目光



图2 “观舞”中宾客的目光

第二重窥探是画家的隐秘之眼与全景叙事。顾闳中是整个夜宴的隐形记录者，他的目光如香炉上漫漶的轻烟，无所不在地游走于韩府的私密空间。^[5]为了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他的观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任务性。他必须摒弃对建筑外部的描摹，直指内核，掠过那些重门叠院、雕梁画栋，专注于对室内空间与人物情态的窃取式观察，这使得画卷省略了背景的繁琐细节，形成了类似舞台剧般的集中叙事效果。画家的“窥探之眼”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与组织性，他选择情节（五个核心场景）、切割时空（借助屏风实现）、安排人物（主次疏密），最终将流动的时间与分散的空间压缩进一幅静止的绢本长卷中，实现了从“目识心记”到“图绘以上”的叙事转换。在这一过程中，顾闳中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叙事廊道”设计师，他以视觉手段规划了观者的视线路径与阅读节奏，引导他们沿着时间轴，一步步“窥探”事件的展开。

第三重窥探是帝王的终极审视与政治隐喻。这一切窥探的源头与终点是位于叙事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李煜，他出于对北方籍重臣韩熙载政治立场与生活作风的猜疑，命人进行窥视，画卷成为一份特殊的“情报汇报”。因此，这幅画从诞生之初就承载着超越艺术审美的政治监控功能。李煜的凝视是权力的终极体现，他将臣子的私域空间强行纳入皇权的视野之下，实现了福柯所谓“权力的眼睛”的无形规训。有研究指出，画

中韩熙载于纵情声色中始终流露的忧郁神情^[6]，或许正是对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窥探的一种复杂回应。这重窥探为整个欢宴场景蒙上了一层深刻的悲剧色彩与政治寓意，使得画面在繁华喧嚣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充满了叙事张力。

这三重窥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套、彼此增强。画中人的窥探构成了故事的具体内容与情感肌理，画家的窥探组织了故事的形式结构与呈现方式，而帝王的窥探则赋予了故事以深层动力与历史重量。它们共同将《韩熙载夜宴图》从一幅普通的宴饮风俗记录，提升为一个充满张力、层次丰富的叙事综合体。它启示我们，一个深刻的叙事性空间，往往蕴含着多重视线的交织与多重意义的叠加，以及观看者与被看者之间的互动与张力。

2 时空分隔与引导的核心叙事物件

在三重窥探的宏观框架下，画家通过屏风来实现其精妙的叙事编排。屏风在《韩熙载夜宴图》中远非简单的家具或装饰，而是承担了分隔空间、标示时间、引导视线、营造悬念等多重功能的叙事性构件。^[7]

屏风是显性的时空分割符，画卷被数扇屏风自然地划分为“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连续场景。这种分割类似戏剧的幕次，既打断了空间的连续性，又清晰地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与事件的转换。艺术史家巫鸿所言：“屏风既隔离又连接，既遮蔽又提示。”每一扇屏风后都隐藏着未知，屏风前的结局即是下一幕的开始，从而形成了节奏分明、起承转合的叙事段落。这种处理方式使得长卷在横向展开的过程中，产生了类似电影蒙太奇般的时序效果。

屏风也是隐性的视线引导与悬念设置工具，它不完全隔绝空间，反而创造了一种“半透明”的窥视感与悬念感。^[8]例如，在连接“清吹”与“散宴”的场景中，屏风的一侧是男子回首交谈，另一侧是女子掩面低语，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跨越物理阻隔的隐秘互动，这正是利用屏风制造了“欲盖弥彰”的效果。^[9]观画者的视线被屏风阻挡，又因其存在而对屏风后的世界产生强烈好奇，这种“藏”与“露”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东方美学“含蓄蕴藉”，增强了叙事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屏风在此不再用于围困，相反是用来勾引，为叙事提供了转折与幽深感。



图3 屏风前后男女私语

除此之外，屏风参与了画面的整体韵律与“经营位置”的营造。^[10]画面里屏风的摆放疏密有致、高低错落，与人物群体的聚散开合形成巧妙的呼应，共同形成了画面疏密起伏、张弛有度的视觉节奏。^[11]它们不

仅是场景切换的边界，还是连接不同场景的纽带，使五个独立的场景气脉相连，统一于长卷的流动体验之中。

表 1 《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划分场景的叙事特点分析

场景序列	核心活动	屏风作用	营造的叙事氛围与窥探感
第一段： 听乐	众人聆听琵琶独奏	作为画面起始的边界，界定第一个私密空间。	凝聚的、专注的。 观画者与画中人一同“窥听”乐音。
第二段： 观舞	韩熙载击鼓助舞	分隔前后场景，同时其本身也成为舞蹈的背景。	热烈的、公开的。 窥探视角转为对公开表演的观看。
第三段： 暂歇	韩熙载卧榻休憩	围合出更私密的休息空间，与热闹前场景成对比。	松懈的、内省的。 窥探触及主人最私人化的片刻。
第四段： 清吹	乐伎合奏管乐	再次分隔空间，并制造屏风两侧人物的互动悬念。	舒缓的、暧昧的。 透过屏风暗示的私语引发深度窥探。
第五段： 散宴	宾客道别离去	作为画面最终的暗示，也为叙事留下余韵。	疏离的、落幕的。 窥探随宴散而止，但遐想未绝。

屏风在画中的成功运用为景观设计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隐喻，规划叙事性空间可以通过一系列精心设置的“界面”来结构序列、控制信息释放的节奏，并激发使用者的探索欲。

3 “窥探”的哲学与跨媒介体系

如果将《韩熙载夜宴图》的叙事仅仅视为一种绘画技巧是片面的，必须将其置于更宏阔的思想与艺术体系中，方能看到其作为设计框架的深刻性。

画中三重窥探结构与米歇尔·福柯关于“凝视”作为一种权力规训技术的论述形成了一种精妙对话。米歇尔·福柯阐释的“全景敞视主义”揭示了通过可见且不可确知的凝视实现权力规训的机制^[12]，而李煜对韩熙载的监视正是其古典原型，皇权之眼虽未现身却无所不在，致使韩熙载在纵情声色的表演性狂欢中始终难掩心不在焉的忧郁，这是被凝视者内在自我规训的痕迹。然而，东方的权力凝视并未走向西方全景监狱式的绝对透明与冷酷理性。画作通过屏风的遮掩、人物的掩面、光影的晦明等手法，共同营造了一种“欲窥全貌而不得”的含蓄境地。这种“藏”多于“露”的美学并未削弱权力，反而使其运作更为精妙，它邀请观者主动介入猜测与阐释，从而更深度地内化权力所设定的意义框架。因此，“窥探式”叙事是一种引导性、生产性的权力实践。

而若将画家顾闳中视为一个受命于权力的“特派观察员”，那么这个角色也可与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都市“闲逛者”形成有趣对照。闲逛者在巴黎拱廊街中漫无目的地游荡，其目光是自由、偶然的且碎片化的，致力于捕捉现代性的转瞬即逝的意象^[13]，而顾闳中的目光则是被政治任务所定向与聚焦的，这揭示了空间叙事的两种潜在模式，即有命题的解读（窥探）与无目的的发现（闲逛）。景观叙事廊道的设计正好可以在这两极之间滑动，它可以营造强叙事的线索清晰的“窥探路径”（如纪念性遗址公园），引导观众按既

定顺序解读空间，也可以设计成弱叙事的开放探索的“闲逛网络”（如综合性城市公园），容纳更多偶然性与个人化的意义生成。由此可见，最富张力的设计往往是在清晰的叙事框架内，巧妙预留供人“闲逛”与自主发现的缝隙与冗余。

此外，“窥探”也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认知与审美模式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金瓶梅》《红楼梦》等对深宅大院私密生活的巨细描摹，便建立在一种文学性的“窥视”视角之上。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才子佳人们模式常常借助“隔墙听音”“花园窥艳”等桥段推动情节，其空间逻辑与《韩熙载夜宴图》如出一辙。再到电影领域，希区柯克的《后窗》的视觉化主题，通过摄影机的视点将观众牢牢绑定在偷窥者的道德焦虑与叙事快感中。这些跨媒介的例证表明，“窥探”满足了我们对他人的私密世界的好奇，同时也在安全距离外进行着自我身份与社会规则的确认。那《韩熙载夜宴图》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普遍模式，以最凝练和最视觉化的空间方式固定下来，使其成为能够分析与转化的叙事结构。景观叙事廊道的营造正是要将这种视觉与文学叙事，转化为可穿行、可触碰、可沉浸的身体化经验。

4 从绘画叙事到景观廊道的转换

基于上述对《韩熙载夜宴图》叙事的剖析，我们可以将其核心原理创造性转化为景观设计中“叙事廊道”的营造策略。这种转换是从视觉游历走向身体漫游，从二维的被引导观看迈向三维的沉浸式体验。^[14]

景观廊道可以借鉴画中多重视线交织的原理，设计者可以通过扮演“顾闳中”的角色，预先设定一系列“观景点”和“被观景”。其中，景观路径应被设计为“叙事展开的时间轴”，其宽窄、曲直、明暗、材质的变化可以直接对应故事情绪的起伏。例如，狭窄幽暗的竹林小径可以暗示紧张或私密，开阔明亮的草坪则适合表现公开与欢庆。还可以设计不同高程的路径（如地面步道、空中廊桥、地下通道），使观者能从平视、俯视、仰视乃至缝隙中窥视等不同视角观察同一空间或不同空间，形成丰富的叙事层次，模拟画中从宾客到帝王的不同窥探视角。

此外，每个休憩、观景的节点应如画中段落般主题鲜明（如静谧的沉思区、活跃的互动区、开阔的观景台），需精心设计节点间的“看与被看”关系，借助框景、对景等手法将重要的节点设置为视觉焦点，形成一幅幅生动的“立体画卷”。^[15]而景观领域的营造需借鉴屏风“隔而不断”的原理，运用疏林、篱栅、水雾、高差等元素打造具有渗透性与层次感的模糊领域来划分空间领域，追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以激发探索欲，如计成《园冶》所云：“倘嵌他人之胜，有一线相通，非为间绝，借景偏宜。”^[16]界面之间，窥探之意自生，彰显东方叙事美学的意韵。

与此同时，还需依托多感官知觉的沉浸式叙事实现维度突破，超越单一视觉维度构建全知觉叙事场。一方面可通过声景叙事，为不同区域配以不同的自然或人工声效，如流水、鸟鸣、钟声、低语等，用声音暗示空间属性与情感氛围。再者，可通过材料与触感叙事，借助铺地从光滑到粗砺、墙体从温润到冷峻的触感变化，无声地叙述空间转换与故事演进。另一方面要为景观注入时间性，利用植物季相（如春花、夏荫、秋叶、冬枝）、日影移动、季节气候等自然要素，让循环的自然时间与线性的叙事时间相互叠加，使得同一处景观在不同时节、不同时辰呈现迥异的面貌与情绪，让景观能够成为一部随着自然节律呼吸、生长的活态史诗。

[17]

5 东方叙事特质的当代意义与设计回响

在全球视野下审视《韩熙载夜宴图》的叙事，能更清晰地界定其文化坐标与当代价值。

5.1 与西方轴线性叙事空间的对话

以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如凡尔赛宫）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叙事空间，强调中轴线、对称构图、一览无余的视觉征服感，其叙事如凯旋仪式般宏大、明确和单向，体现着理性的秩序与绝对的权威。^[18]而《韩熙载夜宴图》及其为代表的东方叙事美学，则呈现迂回、婉转、含蓄和意在言外的特质，它不追求瞬间的震慑，而追求在时间的绵延中渐悟，鼓励在移步换景中产生个性化的理解。前者是演讲式的，后者是对话式的。

5.2 在现代与当代设计中的回响与创新

现代主义建筑与景观曾一度排斥叙事，追求形式的抽象、功能的纯粹与空间的自治。然而，后现代以来对历史文脉、地方性、身体体验与意义的重新关注使得“窥探”叙事在当代焕发新生，《韩熙载夜宴图》的“窥探”模式也在一些关注体验与现象的后现代及当代设计中找到了跨时空的共鸣。

伯纳德·屈米在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中，通过点、线、面系统的叠合，创造了无数偶然的相遇、交叉的视线与碎片化的体验，可视为一种解构后的现代版的“闲逛”与“窥探”网络。^[19]日本现代建筑中对缝隙、洞口、缘侧等所营造的深邃窥视感的运用，如隈研吾等人的作品，常常通过狭长的视窗、层叠的隔栅、半室外的灰空间，营造出深邃的窥视感与光影层次，深得东方含蓄美学与“隔”之精髓。亦或是在中国当代景观实践中，也不乏对古典叙事智慧的转化，如王澐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中对漫游路径与框景的运用，俞孔坚在中山岐江公园中对旧工业遗址的叙事性再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序列、视线、隐藏与发现关系的当代诠释。

这些案例都体现了这一古老母题的现代生命力，说明源自东方的“窥探叙事”智慧非但未过时，反而能为突破现代主义僵局、创造更具人文深度、互动性与在地性的当代空间，提供重要的美学资源与方法论启示。它提醒我们，景观的叙事性并非直白的内容附会或符号堆砌，而是通过空间结构、序列组织与感官调动本身所诱发的一种关乎发现与解读的本体性体验。

6 结 论

《韩熙载夜宴图》以“窥探式”叙事结构，通过屏风这一核心物件阐释了东方美学中“隔”与“引”、“藏”与“露”的多层空间，交织着权力关系与心理张力，展现了东方美学的辩证智慧。而将这一叙事结构与景观廊道设计相结合，不仅是对古典艺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具有中国美学特质现代空间语言的有益尝试。未来可结合具体的设计案例，深入探讨不同景观类型应用此模式的具体策略与差异，并可借助空间句法分析、眼动追踪实验、行为观察等方法对效果进行实证研究，使这一源自古老传统的设计智慧，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昔人云：“画犹书也，可以观，可以游。”今曰：“空间亦画也，可入，可感，可叙。”让古典窥探美，为当代空间注入一段凝视、一处遮掩、一番探寻，或许正是“舟行旧水墨，人在新画图”的当代转化之路。

参考文献:

- [1]于德山.《韩熙载夜宴图》的叙事传播[J].江西社会科学,2007,(09):18-21.
- [2]赵亮,郭乃芙.《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观念探析[J].艺术百家,2024,40(06):151-159.
- [3]刘伟冬.欢宴的另一面——解析《韩熙载夜宴图》[J].东南文化,2002,(12):64-69.
- [4]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N].郑州日报.2014-09-02(11).
- [5]刘英红.对《韩熙载夜宴图》叙事方式的探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0.
- [6]保燕刚.古代人物画的鸿篇巨作——“绘事特精妙”的《韩熙载夜宴图》赏析[N].曲靖日报.2025-01-08(7).
- [7]皇甫鑫.论《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屏风[J].大众文艺,2016,(21):116.
- [8]郭炳利.《韩熙载夜宴图》构图论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03):131-133.
- [9]白雪.从《韩熙载夜宴图》看传统绘画空间的意象性[D].山东:山东大学,2014:11-15.
- [10]张斌.论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经营位置”[D].四川:四川音乐学院,2023:6-12.
- [11]路瑶.叙事性人物画的节奏美——浅析《韩熙载夜宴图》[J].大众文艺,2013,(09):103.
- [1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184-210.
- [13]宋来莹,王保中.本雅明都市美学思想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2020,37(11):40-44.
- [14]宫睿梓,李旭佳.叙事学背景下中国古典园林造景手法探究[J].现代园艺,2025,48(22):106-109.
- [15]薛竣桓.景感生态设计思想及策略——以中国古典园林留园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9(30):174-178.
- [16][明]计成.园冶[M].刘艳春编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26-32.
- [17]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00-113.
- [18]中英伦葩,严瑶.法国启蒙时代的园林审美及其中国因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9,(05):163-168.
- [19]王菁,蒋冕.解构主义美学对空间叙事的意义——以拉·维莱特公园为例[J].城市建筑,2023,20(20):156-159.

"Han Xizai Night Banquet Map" is a multi-layered study of oriental aesthetic landscape space creation that peeks into the narrative

CHEN Yin

(School of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With its unique "snooping" visual narrative structure, "Han Xizai Night Banquet" provides an oriental aesthetic artistic conception for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triple "peeping" of paintings (the erotic micronarrative of people staring at each other in the painting, the painter's panoramic secret record, and the emperor's ultimate political examination), he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creen work such as temporal and spatial separation and line of sight guidance, excavates the philosophy and cross-media system behind it, and then transforms the narrative grammar of his paintings into a dynamic multi-sensory landscape creation model,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narrative corridor", emphasizing the experience transformation from visual travel to physical wandering.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linear narrative space of the Western axis to sort out its echo in contemporary desig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lassical art wisdom as a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design model, and injects oriental humanistic aesthetic connotation into contemporary space design.

Keywords: "Han Xizai Night Banquet Map"; spying on narratives; screen; landscape space creation; Oriental aesthetic